



# 罪案终结者的殊死较量

1

2016年7月13日凌晨。南安市郊区,南安市公安局看守所。

新上任的市局监管支队副支队长兼看守所所长王小明正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看电脑上放映的电影。

王小明是做政工工作提拔上来的,到了实战单位,发现实战单位也不过如此。每天也就办理一些收监、提审、管教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慵懒也好,积极也罢,看守所的大院墙还是屹立在那里,墙头荷枪实弹的武警还是日夜值守,几盏高瓦数的探照灯也架在那里,几百台摄像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待审嫌疑人都老老实实地蹲在号子里,甚至连全部的水道都上了锁。这个连只鸟都难飞出去的高墙大院,丝毫不会因为他们的积极工作而发生多大的改变。

组织部决定提拔他的时候,市局党委显然对他不太放心,找他谈了好几次话。请注意,是“好几次”!哪有提拔个正科级干部要谈好几次话的?真是第一次听说!领导说的不过就是许多诸如要加强管理、优化性能等的一大堆官话,老生常谈,搞得他还以为实战部门真的有那么紧张严肃呢。

其实呢,真的不过如此。市局党委找他谈话的时候,要求他上任一个月内,必须吃住在看守所,一来熟悉看守所内的各项工作,二来也是磨炼磨炼他的意志,让他吃吃苦。熟悉业务倒是没问题,吃苦?呵呵,现在的在押人员吃得那么好,我这个一把手还能差到哪里去?

想到这里,王小明冷笑了两声。

现在各个监区的看守,都在空调房里睡着了吧?我在这坚守着,也算是恪尽职守了。

他想。

电影的情节即将达到高潮的时候,突然外面轰隆一声。

看守所办公楼的隔音系统不错,能听见这么大的动静,可见外面显然是出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没关系,厚重的高墙、一个连的驻守武警、几十条枪,在这个和平年代,即便有什么胆大包天之徒,又能成什么气候?

王小明这么想着,伸了伸懒腰,拉开窗户往外看去,外面显然是乱成了一团。

2

看守所墙头上的六盏探照灯全部齐刷刷地向东边院墙外照射过去,墙头上的哨兵端着八一冲锋枪,一边瞄准着,一边大喊着什么。院内的武警已经开始整装,带着枪守在了大铁门内,负责大门通道的民警也都掏枪出套,在通道口坚守。

“所长!出事了!”副所长秦兆国冲进屋来。同时,桌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指挥部,指挥部,这里是哨兵,一辆淡蓝色重型卡车冲击我所东边院墙,请指示。”

不一会儿,各监区的看守们都通过内部通道赶到了院内,乱哄哄的。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按照紧急事务的规程,也没有调用监区看守来防御大门的道理。

“这么乱,真是乌合之众!”王小明低声说道。

好在增援的特警已经赶到,王小明听见院墙外面由远而近的警笛呼叫声。他登

上哨兵兵,准备看一出好戏。探照灯把重卡照得雪亮,不过因为车头紧贴墙壁,看不到驾驶室和货仓内的人。

几辆特警车瞬间将重卡围了起来,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的特警从车上跳下,缓缓向重型卡车靠近。几十条手电筒光束照向重卡。

“驾驶室没人。”“货仓没人。”“底盘安全。”“没有危险物质。”

听着特警一声一声的喊声,王小明冷笑一声:“都紧张什么?你们都紧张什么?真是笑话。”

“可是没人的卡车怎么能开过来撞到院墙?”一名特警问道。

特警队长脑子灵活得多,指了指卡车屁股后面一条长长的斜坡,说:“应该是有人把车停在了坡顶,没有拉手刹,然后卡车就这样慢慢地沿着斜坡加速,最后撞上了院墙。”

“一场乌龙。”秦兆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如释重负。

“指挥中心,看守所这边没事,请交警拖车来把车拉走,然后查一查卡车的归属,和责任人取得联系。”特警队长对着对讲机说。

大约十五分钟后,重卡被交警拖走,看守所四周也由特警进行了一遍搜索,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于是特警也就收了队。

3

随着监区看守陆续回到看守所内,王小明和秦兆国分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秦兆国躺在床上,思来想去,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各方面检查也都很正常。奇怪……可能是自己过度担忧了吧。在这个充满压力的工作岗位上,十几年来,他似乎都没有睡过一个像样的踏实



《法医秦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桩离奇越狱案,22个逃犯流入街头。这些穷凶极恶的逃犯成为南安市居民难以入眠的噩梦。

重重压力之下,一个尘封已久的神秘组织“守夜者”获得重启。机敏顽劣的萧朗,冷峻寡言的凌漠,天才少女唐铮阴差阳错成为首批见习学员。



秦明

80后副主任法医师,一线畅销悬疑作家。入行较早,经验颇丰,绰号“老秦”。著有《法医秦明》系列小说:

一、二季《尸语者》《无声的证词》已改编为乐视网络剧《尸语者》;第三季、四季《第十一根手指》《清道夫》已改编为搜狐网络剧《法医秦明》;第五季《幸存者》网络剧正在拍摄中,将于2017年年底上线。小说第六季《偷窥者》(暂定名)即将出版。

3个月,13个逃犯,一个神秘杀手,在这场倒计时的追捕游戏中,谁才会笑到最后?

觉。想着想着,秦兆国困意袭脑,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突然,他的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秦兆国一骨碌从行军床上跳了起来,跑到办公桌边,抓起电话。

“喂!看守所!”

“指挥中心。”

“什么指示?”

“我们一直试图联系重型卡车的车主,但是手机一直无人接听。直到刚才,我们才打通了电话,他是在睡觉。”

“他为什么把车停在看守所东边的坡顶,还不拉手刹?”

“他否认自己把车停在看守所附近,”指挥中心说,“所以我们要求他去检查他的车辆。刚才,我们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的车被偷了!”

“被偷了?”秦兆国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一辆被偷来的重型卡车,莫名其妙地停在看守所东边的坡顶,不拉手刹。这怎么说也没法用巧合来解释啊。

“看守所现在是否一切正常?”

“啊?”秦兆国有些恍惚,他努力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虽然事出突然,王所长的指令也有明显违规之处,但是仿佛并没有捅出什么大娄子啊!是不是所有环节都正常?秦兆国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看守所现在是否一切正常?”指挥中心重复了一遍。

“正……正常。”秦兆国答道。

“那就好,有事再报。”指挥中心迟疑着挂断了电话。

4

秦兆国重新躺在行军床上,无法入睡。

突然,他仿佛想到了点什么,穿着拖鞋冲到了总控室里。

正在值班的民警被秦兆国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

“怎么了秦所?”

“正常吗?”

“没动静。”民警指了指显示器上显示的各个关键通道。

“看看各个监室里。”

“哦,晚上熄灯了,红外监控的清晰度有限。”民警一边说着,一边切换到各个监室的监控。因为监室比较多,所以整个整屏不能全部显示,只能逐个刷新。

等刷到第六监区的时候,秦兆国挥了挥手:“等一下!”

第六监区有三个号房,共关押22名犯罪嫌疑人。显示屏墙面上其中的六个屏幕,从不同方向显示着这三个号房的景象。

床上的被子都是铺开的,但是和其他监室相比,并没有明显的隆起。虽然红外探头照射黑暗的监室影像并不是那么真切,但是秦兆国还是一眼就看出异样。

秦兆国颤抖着手拿起桌上的对讲机喊道:“总控呼叫第六监区。”

沉默。

总控室的民警一脸茫然地看着全身颤抖着的秦兆国。

“总控呼叫第六监区。”秦兆国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了。

沉默。

“第六监区请速回话!”秦兆国几乎是在嘶吼。

依旧是沉默。

秦兆国抬腕看了看手表,指针定格在凌晨五点零七分。

“出事了!出大事了!”秦兆国一拳重重地砸在总控台上。